

喋血抗战十四年，反法西斯第一枪

喋血山河

第三部

温靖邦 著



南方出版传媒
花城出版社

喋血山河

第三部

温靖邦 著

SPM

南方出版传媒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喋血山河. 第3部 / 温靖邦著. — 广州 : 花城出版社, 2015. 8
ISBN 978-7-5360-7646-4

I. ①喋… II. ①温…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188790号

出 版 人: 詹秀敏
策划编辑: 孙 虹
责任编辑: 夏显夫
技术编辑: 薛伟民 凌春梅
封面设计: 刘红刚

书 名	喋血山河·第3部 DIEXUE SHANHE DI SAN BU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狮山科技工业园A区)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6开
印 张	31.75 1插页
字 数	640,000字
版 次	2015年8月第1版 2015年8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55.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 020-37604658 37602954

花城出版社网站: <http://www.fcph.com.cn>

第四十三章

皖南屯溪，林木覆盖，山重水复。一座粉墙黛瓦的大宅院里，近几个月住着一位外客。那客人四十开外年龄，偏低的个头，体格壮硕，留着短茬茬硬翘翘的寸头，眼睛稍小却光芒烁烁。自从入住这里以来，他的衣着不是长袍马褂就是中山装，偶尔也西装革履，让当地人对他的身份费尽疑猜。早晚在院里练练太极剑，要不就独自一人漫步山间水畔，或者读读书，看看报。似乎是个山野散淡之人。

其实不然，这绝不是个普通人物，院里驻着一个排卫士，院外半里以内白天黑夜都放置若干哨兵，有时候院里某间房里还传出收发报机的声音。

很久以后附近的老百姓才知道，此人原来是陆军上将薛岳。

京沪会战以后，薛岳出任第三战区前敌总指挥，驻节皖南，远离前线。

他不是个闲得住的人，渴望建功立业，自信凭浑身本事取功名如拾草芥。皖南山区的宁静早就使他厌倦了，意念中的前线炮声仿佛萦绕耳际使他心绪不宁。当获悉台儿庄大捷，旋又闻中日两军百万部队对峙徐州，急于事功的情绪更为躁动不已。

天如人愿，军委会任命他为第一战区前敌总指挥主持豫东战事的电报到了。他额手称庆，感激地说委员长毕竟没有忘记薛某呀。匆匆交接完第三战区军务，奔赴河南履新去了。

他虽久居皖南山中，却对即将主持的战场十分了解；数月来他的关注未曾须臾或离前线，对各种战报和情报的阅读、研究是他每天的必修课。

他认为，河南省地处中原腹地，平汉、陇海两条铁路交叉而过，缩毂六省（鲁、皖、鄂、陕、晋、冀），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说不定徐州会战还没有结束，中原逐鹿就会开始了。

他知道，日本鬼子早就图谋打一个楔子到河南。

不久前，土肥原第十四师团由北向南窜入豫北。那里的防务由宋哲元第一集团军负责。十万之众，凭借钢筋混凝土的永久性国防工事，阻挡土肥原两万多人马应该不成问题；而宋哲元却一退再退，先失道口，继失新乡，土肥原两千多人的先遣队如入无人之境。这种“不问敌情，闻风先退”，固然与宋部“军气不振，官兵携眷同行者比比皆是”^①有关，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宋哲元蓄意保存实力。当

^① 《第一战区代理军法执行监张节致蒋介石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战区长官程潜质问为什么不战而退时，宋哲元竟振振有词说“应力求避免与敌决战，以免部队作无谓的牺牲”。^①他甚至公开下达“全军为尚”的命令，要部下不必认真对敌，只须虚应故事，稍作抵抗即行撤退，以保全实力“为尚”。程潜十分愤慨，命令中央军系统的樊崧甫四十六军严守黄河南岸，不得放宋哲元部擅自撤退过河；同时下令炸毁郑州黄河铁桥以及花园口、荣泽口码头。尽管如此，也不能阻止宋哲元逃跑。谁也没料到，他南下不成，竟将部队分成几股北撤，躲到山西去了。土肥原师团由是顺利渡过黄河，打开了通向陇海线的道路。如果土肥原截断了陇海铁路，那就等于阻断了中国军队增援徐州以及徐州军队撤退自保的通道。

然而，使薛岳深感不解的是，土肥原为什么竟违背常理，做出一副要率区区两万多人的孤军深闯中国军队大部队云集的中原腹地的样子？土肥原老奸巨猾，怎么会干这傻事？除非疯了。如果不是要来中原，那么他南渡黄河，攻下菏泽，又意欲何为呢？

薛岳带着这些疑问到一战区报到去了。

他刚刚报到，就获悉土肥原兵分两路，果然向陇海路进发了。

看来土肥原利令智昏了，多半是要去兰封截断陇海铁路，全然不考虑那周围屯集着十多万中国重兵。这岂不是在玩命吗？薛岳惊喜不置，真是天赐良机，活该我老薛建立大功。台儿庄大捷算得了什么，付出的代价太大且不说，消灭了多少鬼子实在是一笔糊涂账，要说成功也只不过迟滞了鬼子入侵的速度而已；我老薛在这里，将会以极小的代价换取极大的成功，成建制地消灭土肥原师团，运气再好的话，说不定能捉住土肥原本人。

正在信心十足地筹划，程潜的电话来了，命他马上赴郑州参加蒋介石亲自主持召开的军事会议，研究消灭土肥原师团事宜。

他兴冲冲离开他的开封前敌总指挥部，挂一节专车，奔赴郑州。

郑州，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会议室。

长条桌的上端坐着戎装贯带的蒋介石，右侧坐着程潜和战区参谋长晏勋甫，两边分坐薛岳以下二十多名师级、军级、集团军级主官。

首先由晏勋甫站到壁挂式大地图前介绍最新战略态势。

他说，土肥原的攻击目标看来是兰封了。我们估计，他一旦得手多半会把部队部署在兰封以南，一是可以截断陇海线这条我们增援徐州的大动脉，二是封锁我徐州部队一旦有失向西撤退的通道。用心良苦，也很狠毒。可惜他只不过一个师团两万多人马，而且是孤军深入，左右前后均无呼应友军，犯了兵家大忌。

程潜微笑了一下，插话说：“周围有我十多万大军，不知道土肥原何以这么大胆？”

^① 《文史资料选辑》第54辑，第69页。

蒋介石脸上没有表情，出于礼貌，应付地对程潜唔了一声，仍把目光投向晏勋甫，说：“晏参谋长，请继续讲！”

晏勋甫站在地图前，恭敬地向蒋介石点了个头说了声是，旋即指着地图继续说：“土肥原第十四师团兵分两路，从菏泽出发，向西窜来。土肥原亲自指挥两个旅团扑向仪封；另一个旅团——第二十七旅团由丰鸣房太郎率领，企图越过考城直趋兰封。丰鸣房没有料到在考城附近遭到我八十七师的顽强阻击，只好放弃原计划，改向仪封转进，去与师团主力会合。看来是放弃了两路行动的原计划！”

蒋介石摩挲他面前的玻璃杯，沉吟着问道：“放弃两路行动，合兵一处，除了考城遭遇阻击这个原因之外，会不会是察觉了我军的围歼意图？”

晏勋甫对这个问题拿不准，踌躇着说：“这个……”

“委员长多虑了，我看土肥原未必有那么清醒！”程潜插话，“或许土肥原更看重从陇海线南面迂回，而不是北面。不管怎样，从大范围来看，局势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他合兵不合兵也只有两万多人；而且他的全部人马仍然没有离开兰封以南的内黄、民权、考城这块狭小地带，仍处在咱们几路大军的中心区域，并没有逸出我军的包围圈！”

蒋介石点了点头：“颂云兄说得对！这个是……接下来，我们是不是应该考虑及时发起攻击，这个是，兵贵神速嘛，以免土肥原有所省悟，脱钩而去！”

程潜点头，向蒋介石注目说：“委员长高见！”

“徐州我军六十万之众，马上就要对敌发起攻击，李司令长官不日将有捷报！你们一战区消灭了土肥原师团这群恶狼，就是对徐州会战最大的支援！我命令你们尽快发起兰封会战，把土肥原师团一个不漏全部消灭！”蒋介石信心百倍地说，旋又把视线调向具体负责战事的一战区前敌总指挥薛岳，“伯陵^①，有没有这个决心？”

薛岳站起来，激昂地说：“土肥原既然不把我十多万人马放在眼里，劳师远征，固执地往我军中心地带钻，我也只好不去客气了，两万多鬼子我照单全部收下！我已经作好了充分准备，只待委员长和程长官下令了！”

蒋介石嘉许地笑了，点头不迭，说：“好，好，有伯陵这员虎将主持战事，吾何忧哉？”

听着蒋介石半开玩笑地用戏腔说话，大家都笑了。

蒋介石端起面前的玻璃杯，喝了一口白开水，顿了顿，环顾大家说：“诸位对土肥原其人应该不陌生吧？这个人是侵华日寇里劣迹最多的家伙，甚至比松井石根还要可恶！东北‘九一八’事变他是主谋者之一，策动溥仪叛国也是他干的，闹华北自治的始作俑者也是他！哼，说他是军人，倒不如说他是阴谋家更妥帖！伯陵，你这次一定要将他擒获，再不济也要阵斩，决不能让他逃脱！”

^① 薛岳字伯陵。

“委员长请放心，”薛岳拍胸保证，“我一定将他生俘献于麾下，决不让他溜掉！”

“好，好，好！”

二

徐州南大街的一座公馆。白崇禧正在午休，李宗仁突然来访。

“德公，你怎么来了？打个电话我就到长官部去了，何劳你跑一趟呢！”

“健生呀，老蒋到郑州了，还派了林蔚和刘斐来这里！我已经叫人去火车站等候迎接他们，可能快要到了！”李宗仁边说边找了个座坐下，指了指对面椅子示意白崇禧快坐下。他眉宇间有点儿忧虑：“老蒋是个什么意思呢？”

白崇禧给李宗仁点燃烟，自己也慢慢点燃一支，徐徐吞吐一口，借这个动作思考一番。不久，眼镜片闪了一下光，断然说：“一定是命令我们不许撤退，坚持在徐州打下去！”

李宗仁愣了一下，脸上浮出一缕嘲笑：“他不是已经发来电报了吗，何必又搞得这么隆重，亲自跑到郑州，还派两个特使来这里？”

白崇禧机智地一笑，眼镜片又闪了一下光：“他是怕德公你‘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嘛！”

李宗仁哦了一声，笑了，把上半身靠到椅背上，吸了一会儿烟，又说：“我们也不愿意抗命呀。唉，这局势真叫人左右为难！打吧，我军已经处于不利地位，与敌人纠缠起来再脱身就难了；安排撤退吧，老蒋不同意，不免有抗命之嫌！”

“打是肯定不能打的！日寇部队的素质和装备我军都不能比，又占据了反包围之利；漫说我军是六十万，就是八十万恐怕也难以打败日寇那三十万！我们决不能把这六十万人马放在这里硬拼，一旦拼光，这个责任怎么负得起呀！何况其中近三十万是我们广西的部队，一股脑儿烩了，后果更是不堪设想！”

李宗仁深深点了两下头，沉吟一下，挥了一下手说：“对，不管他怎么说，坚决撤退！”

白崇禧想了想，说：“不过，对林蔚他们，德公也不必说出真实意图，虚与委蛇就行了；我陪他们回郑州去，我去向老蒋解释清楚！”

林蔚、刘斐的专列从郑州出发，子夜时分进入归德车站。

火车停靠在站内加水。

驻防这里的七十四军军长俞济时上车见面。

归德是徐州外围，从理论上说已经成为日寇大包围圈中之物了。

“俞军长，附近有没有发现敌情？”林蔚最关注的是这个。

“有呀！有时候炮声都能听得见了；敌人离这里不会太远，拂晓时分或者天亮以后很可能会截断铁路。如果是这样，你们这趟车就是陇海路上最后一次车了！”

林蔚大为惊骇，觑了觑刘斐，又瞧了瞧俞济时，故作镇定地虚咳了一下，说：“俞军长，我们有紧急任务，不敢在这里多逗留，你请下车吧！”掉头吩咐副官，“水加好就马上开车！”

列车向东奔驰。

还没抵达徐州，就听见西面北面隐隐传来枪炮声；停靠徐州站时，声音就越来越清晰了。

林蔚明白，日寇正在攻打我外围防线，逐步在缩小包围圈，这徐州成凶险之地了！得抓紧时间完成传达命令的任务，及早离开。

在战区长官部见到李宗仁，他等不及寒暄完毕就忙着说：“李长官，你军务繁忙，我们不能过多耽误你的宝贵时间，长话短说吧……”

旋即把蒋介石的意图扼要说了一遍，前后不到十分钟。最后对刘斐说：“刘厅长，如果我说漏了什么，请你补充！”

刘斐是亲桂系的，不愿在这里饶舌，怕引起李宗仁不快，马上说：“林次长传达得很完整，我没什么补充的！”

林蔚踌躇了一下，似乎觉得自己的“督促”也太简单了，便又追究了一个具体问题：兵力相对集中以便于运动和穿插，这点，委员长在电令中已经作了具体指示。他诘问道：“……想来李长官已经执行了吧？”

“这个……还没来得及呢。”

林蔚颇为惊讶，已然听得见敌人的炮声了，用于运动穿插的兵力尚未完成抽调，这岂不是把军令当儿戏了吗。他微笑道：“李长官，你们的动作是不是太慢了？这里都听得见敌人的炮声了！”

李宗仁不悦，一个小小的中将这样说话，太失格了吧！不禁放下脸来。沉默片刻，终于按捺不住，用申斥的语气说：“林次长没有带过兵吗？部队都分驻前沿，要抽调下来，能有那么容易那么快吗？”

林蔚愕然，这才意识到自己口气太硬，对方毕竟是一级上将、方面统帅，继而讪讪笑了一下，端杯子喝水以掩饰尴尬，不好再说什么。

五战区参谋长徐祖诒赶快打圆场，说他已经安排下去了，不久就会集结几支强大的机动兵团，林次长不必担心。

林蔚顺竿下台，向徐祖诒点头说那就好，那就好。

李宗仁的脸依然板着，沉默了一阵，以不容商量的口吻对林蔚说：“徐州烽烟弥漫，林次长和刘厅长不宜久留，明天一早就请回吧！”转面对白崇禧说：“健生，你搭林次长他们的车回去，直接向委员长禀报这里的情况吧！”

“是，德公！”

李宗仁脸色稍许温和了一点，对林蔚和刘斐说：“两位鞍马劳顿，请稍事休息，晚上再给两位洗尘吧！”

“不敢当不敢当！”

“德公千万不要客气!”

林蔚一行在长官部休息。

林蔚和刘斐被安排在同一间房，那里摆着两张窄窄的行军床。

林蔚很疲倦，一倒下去就呼呼入睡了；刘斐躺了半天，怎么也睡不着。他是亲桂系的人，总放不下徐州战局。后来，强制自己闭上眼睛，半睡半醒地蒙眬了一会儿。忽然不知过了多久，一阵紧骤的炮声惊醒了他。昂起脖子侧耳一听，炮声似又变得高一阵低一阵紧一阵慢一阵，断断续续，但比刚到徐州时听到的显得近了些。

他再也躺不住了，翻身起床，推了推沉酣未醒的林蔚。

“林次长！林次长醒醒！”

“谁呀？啊，刘厅长。怎么回事呀？”

“林次长，你听，这炮声……”

林蔚一骨碌翻身下床，侧耳听了一下，紧张起来，说：“哎呀，这炮声好像很近啦！”

“是很近了！”

“那……刘厅长，我们得赶快走，不要在这里成为李长官的负担了！”

林蔚拉着刘斐，去向李宗仁辞行。

李宗仁求之不得，马上通知白崇禧过来，让白和他们一起去郑州。

他们刚一离开，李宗仁就和徐祖诒准备接待集结在五战区的六十万大军各部首脑。此前早就发出通知，会议就在今天举行；如果林蔚一行仍滞留在此，这个部署大撤退的会还不大好开。林蔚回去势必对老蒋说，李宗仁一开始就没打算执行统帅部指示，他的大撤退根本不是随机之作，而是预谋在先的。

这一次异乎寻常的火线会议开得异乎寻常的短，不到一个小时就匆匆收场了。

李宗仁的开场白很坦率，传达了蒋介石不许撤退，坚持在徐州地区与敌周旋的命令，同时也陈述了长官部关于不能不撤退的理由。他说：“敌军三十万，我军六十万，大家都明白，这个是不能单纯从数字上去论优劣的，何况我们还处于敌人反包围中！抗战是持久战，往后日子还长，我们不能在这里把国军精锐拼光呀！图一时痛快，拼光了六十万精锐，要再图恢复，可不是一两年办得到的啊！”

西北系统的孙连仲站起来，慷慨激昂地说：“李长官，你是前线统帅，我们直接受你指挥，你说怎么我们就怎么！”

桂系大将廖磊、李品仙、张淦当然更表态坚决，声称只听德公的。

中央系统的韩德勤向来畏敌如虎，撤退正合孤意，乐得顺大流。他说：“李长官，我们做下属的，只知听长官命令；你下的命令我们认为就是委员长的命令，我们一定服从！”

李宗仁大喜，向大家微鞠一躬，说：“谢谢诸位支持！”旋即把笑容一收，放下脸来，严肃说：“徐参谋长马上就要宣布战区长官部的部署了，命令一出，诸位

就须不折不扣执行；倘有玩忽，我把丑话说在前头，韩复榘就是榜样！”

徐祖诒宣布撤退部署，三天后分五路突围：长官部和廖磊、张淦两集团军从徐州沿津浦线南下，至宿县以南，折向西南行，于界沟过涡河封锁线；汤恩伯军团主力由陇海线运河车站向西南转进，突破宿县、永城、涡阳封锁线；孙连仲、张自忠两集团先在鲁南守一阵，掩护大军退却，然后向西南方向转进，过徐州，进而突破永城附近敌人一个旅团构建的封锁线；关麟征军从徐州越陇海路，向西北疾进，须在短时间内奋力突破黄口、李庄两道封锁线——据情报，该两道封锁线共约一个旅团敌军；孙震集团由津浦路附近柳泉向西退却，越过陇海线，经泗县，折向西南，在怀远西部突破涡河封锁线。

他说，包围圈尚未缩小到相当程度前，日寇限于兵力，无法达到严丝合缝，有很多真空地带。我军分成若干集团突围，既不攻坚也不进行阵地战，机动出击，选择真空地带和敌人兵力薄弱区域行动，必将以很小的代价获得成功。

散会后各路将领纷纷驰回部队，安排三天后的行动。

这时，敌人的包围圈在快速收缩，这意味着可以跳出包围圈的缝隙将越来越窄小了。

陇海路一线，窜到黄口车站的日寇装甲部队把李庄铁桥炸毁了，又潜伏十辆坦克在附近，中国兵无法去修复，以至徐州附近七十二辆机车、数百列车皮没法运走。

从鲁西蜂拥南下的日军，分别攻占了丰县、沛县、砀山，其中一部渐渐逼近徐州，对九里山担任阻击的孙连仲集团一部猛攻。炮弹像骤雨般落到九里山阵地，几乎捣毁了全部工事。守军尸体枕藉，受伤无数。

徐州西面马山阵地也遭到猛攻，日军坦克带着步兵步步进逼。

几十架飞机轮番轰炸徐州市区，炸毁房屋五百多间。

在徐州东面，敌军向运河全线发动了攻击，同樊崧甫第四十六军、谭道源第二十二军激战，相继突破运河车站、台儿庄、禹王山阵地，接着又分兵攻占蒙城、涡阳、永城。

轰炸徐州的敌机越来越多，每天增至一百多架次，炸死平民上千。

不久，敌军小股部队出现在三十里远近。

李宗仁转移到城外段家花园办公，并令张自忠五十九军从西线的郝家寨撤至徐州做总预备队。

五月十八日夜，李宗仁临时决定不与大兵团一起行动，率长官部、警卫营、来徐州劳军的各界代表以及记者团共一千多人，乘火车南下，计划车抵宿县再徒步西撤。

不料刚开出五十公里，前面铁路桥竟被炸毁。一问，原来是奉命炸桥的工兵误以为长官部列车已经通过了，匆匆忙忙就点燃了炸药。

李宗仁大怒，下令将工兵头目就地正法。

就须不折不扣执行；倘有玩忽，我把丑话说在前头，韩复榘就是榜样！”

徐祖诒宣布撤退部署，三天后分五路突围：长官部和廖磊、张淦两集团军从徐州沿津浦线南下，至宿县以南，折向西南行，于界沟过涡河封锁线；汤恩伯军团主力由陇海线运河车站向西南转进，突破宿县、永城、涡阳封锁线；孙连仲、张自忠两集团先在鲁南守一阵，掩护大军退却，然后向西南方向转进，过徐州，进而突破永城附近敌人一个旅团构建的封锁线；关麟征军从徐州越陇海路，向西北疾进，须在短时间内奋力突破黄口、李庄两道封锁线——据情报，该两道封锁线共约一个旅团敌军；孙震集团由津浦路附近柳泉向西退却，越过陇海线，经泗县，折向西南，在怀远西部突破涡河封锁线。

他说，包围圈尚未缩小到相当程度前，日寇限于兵力，无法达到严丝合缝，有很多真空地带。我军分成若干集团突围，既不攻坚也不进行阵地战，机动出击，选择真空地带和敌人兵力薄弱区域行动，必将以很小的代价获得成功。

散会后各路将领纷纷驰回部队，安排三天后的行动。

这时，敌人的包围圈在快速收缩，这意味着可以跳出包围圈的缝隙将越来越窄小了。

陇海路一线，窜到黄口车站的日寇装甲部队把李庄铁桥炸毁了，又潜伏十辆坦克在附近，中国兵无法去修复，以至徐州附近七十二辆机车、数百列车皮没法运走。

从鲁西蜂拥南下的日军，分别攻占了丰县、沛县、砀山，其中一部渐渐逼近徐州，对九里山担任阻击的孙连仲集团一部猛攻。炮弹像骤雨般落到九里山阵地，几乎捣毁了全部工事。守军尸体枕藉，受伤无数。

徐州西面马山阵地也遭到猛攻，日军坦克带着步兵步步进逼。

几十架飞机轮番轰炸徐州市区，炸毁房屋五百多间。

在徐州东面，敌军向运河全线发动了攻击，同樊崧甫第四十六军、谭道源第二十二军激战，相继突破运河车站、台儿庄、禹王山阵地，接着又分兵攻占蒙城、涡阳、永城。

轰炸徐州的敌机越来越多，每天增至一百多架次，炸死平民上千。

不久，敌军小股部队出现在三十里远近。

李宗仁转移到城外段家花园办公，并令张自忠五十九军从西线的郝家寨撤至徐州做总预备队。

五月十八日夜，李宗仁临时决定不与大兵团一起行动，率长官部、警卫营、来徐州劳军的各界代表以及记者团共一千多人，乘火车南下，计划车抵宿县再徒步西撤。

不料刚开出五十公里，前面铁路桥竟被炸毁。一问，原来是奉命炸桥的工兵误以为长官部列车已经通过了，匆匆忙忙就点燃了炸药。

李宗仁大怒，下令将工兵头目就地正法。

去了。

宋希濂用望远镜观察一番，和参谋长沈发藻研究一下，决定命前卫团向东北角一带攻击，同时安排山炮营支援；另一个团向仪封南面迂回，以威胁敌之侧背。

守敌虽只三百多人，却十分顽强，以密集的火力阻击宋部前卫团，短时间就打死打伤一百多官兵。

宋希濂命令集中全部重火器，打击敌人三处最大的火力点。

敌人的机枪与迫击炮受到压制，再也不能从容射击了。

宋希濂部两个步兵连趁势突击，迅速攻占寨墙一角。

敌军毫不慌乱，凭借寨内各据点，继续顽抗。

宋希濂部逐次增援那两个步兵连，扩大占领区域。战斗越来越激烈，机枪声和手榴弹爆炸声连成一片。

战斗正酣之际，日军突然放弃阵地，向西南方突围逃走。

宋希濂拥兵进入镇子，发现敌军遗尸六具，未带走的弹药和罐头食品很多。

他命令部队不可松懈，马上向西南方向追击。

追击部队出城不远，遭到一阵排炮猛轰，只好退回。

宋希濂用望远镜观察，发现几公里外一个小树林里有八门野炮在依次吐火。他命令炮兵校正方向，向敌军炮兵阵地轰击。敌人那八门炮也变换目标，向中国的炮兵阵地还击。双方展开了激烈的炮战。

后来，敌人有一千多步兵反攻过来。双方步兵激战一个小时，敌军毕竟来人太少，渐渐不支，终于退走了。

由东向西攻打野鸡岗、内黄一带的李汉魂六十四军顺利一些，很快就夺取了那一带地方。二十二日上午，与宋希濂在仪封东南一隅会师。

薛岳电话命令宋希濂七十一军暂归李汉魂指挥。

下午三点钟，六十四军在左，七十一军在右，向西攻击前进。两部兵力较充裕，不断向左翼延伸，逐渐在仪封西南一带，形成一道弧形的攻击线。激战两个多小时，纵深推进了五十公里；但付出的代价不小，伤亡官兵一千多人。到了二十三日，攻下内黄野鸡岗。

此时，桂永清部进驻兰封，其他各部也在向核心地带推进。

至此，土肥原师团全部陷入重围，被逼进几个大村镇。他们所盘踞的全部面积不过一百多平方公里。

薛岳一直紧绷的脸松弛开来，甚至有了点儿淡淡的笑意；看来消灭土肥原师团已经有了九分九的把握，骄人的战果仿佛已沉甸甸地落入他的衣服口袋。但是，忽然获悉徐州突围已经成功，他的心又悬起来了，这意味着敌人可以腾出大量兵力增援土肥原，包围土肥原的我军有遭到反包围的危险。必须尽快结束战斗，不然不只是煮熟的鸭子要飞，猎人恐怕也会被飞起的鸭子啄了眼睛。

桂永清几乎是没放一枪一弹从北向南推进，顺利入驻兰封。在这里，与李汉

魂、宋希濂见面了。

桂永清是黄埔一期生，又是何应钦的侄女婿，加上善于吹拍深得蒋介石欢心，一直官场得意。他曾奉派到德国留学专攻机械化部队的指挥。据宋希濂回忆，桂永清除了对蒋介石、何应钦、陈诚毕恭毕敬外，别的什么人也瞧不起，什么战区司令长官、前敌总指挥哪里在他眼下。每遇战事，当形势对他有利时，便得意忘形，牛皮吹破天；而当战况紧张不利时，顿失高级将领应有的镇定，张皇失措，满头大汗，绕室转圈。

宋希濂向他介绍敌情和左右友军情况。他不待别人说完话，挥了一下手大声说：“这点日本鬼子算得了什么，看我来打他个落花流水！”

宋希濂十分反感，暗含讥讽地奉承说：“好，你这位德国将军来了，土肥原的末日也到了！”

桂永清派一部分步兵，配上邱清泉的几辆战车，离开兰封向东搜索前进。部队行进五公里许，遭遇日寇骑兵小队。

这股鬼子约莫一百多骑，任务是侦察情况，不料撞上中国方面以战车前导的大股部队，急忙掉头后退几公里，占领有利地带准备抵抗。他们很快又调来了战车防御炮。

桂永清的部队胆怯了，乱哄哄缩回兰封。

桂永清利用敌骑稍稍后退几公里这事大做文章，向郑州、武汉报捷，宣传“兰封大捷”。

薛岳给他的任务，是要他派部队东进，配合友军围攻敌军，同时切实保住兰封一线，以利于东路部队的西进攻击，防止土肥原夺路逃往黄河，因为黄河北岸已出现了日军。而桂永清却迟迟没有向东进展。薛岳见他消极避战而且谎报战功，也没去管他，只要他守住兰封，阻断土肥原的退路就好。

中国军队发起了总攻击，土肥原四面受敌，招架不住了。如果继续固守，包围圈将会越缩越小，整个师团必陷入绝境，且不说难以抵敌，粮食、弹药、汽油也将无法补充。断了汽油，坦克、卡车、火炮牵引车就成了一堆废铁，军事力量大打折扣；官兵一旦没有饭吃，问题将更为严重。从电报里获悉，徐州包围战“无疾而终”，中国六十万人马四散逃逸。那么，大量皇军定会西来。本师团只要坚持十来天，局面就会改观。必须寻找个有利地方坚守。向东突围吧，虽然有利于跳出包围圈向皇军主力靠拢，但中国的将军们并非笨蛋，定会在那个方向安排凶险阵势，决不会任你轻松地越过去。再说，即使向东突围成功，本师团解脱了，中国军队岂不也解脱了！回去怎么向方面军首脑们交代？难道就是让你土肥原撞进中原让中国人痛打一顿吗？他认为，只要改善部队的位置，那么再挺个十来天是有把握的。“挺”以待时，伺机反败为胜，才好向上交代。他终于等来了好消息，东边的皇军主力三天前拿下了徐州，中岛师团已经在西援途中了。在地图前忖度半天，他两眼瞅上了兰封。兰封背后是黄河，黄河北岸已有友军，可以源源

不断得到补给。只要拿下了兰封，一盘死棋就变活了。

于是，决定拿桂永清开刀，夺取兰封。

桂永清自进占兰封以来，情况并不见佳，日寇像是专门与他过不去似的，玩命抵抗，就是不撤。而友军攻击所向，日寇顶个差不多就撤向核心去了。发起总攻三天来，各部队都大有进展，唯独他这支编制大大超员又配有战车部队的精锐之师无尺寸之进。桂永清忧心如焚，校长此刻就在郑州，盯着豫东战场，盯着他桂永清呀！

蒋介石发来电报，对他一顿申斥。

就在他展读电报的时候，土肥原对他动手了。

丰鸣房二十七旅团兵分两路，向西攻打。一支两千余人的部队直攻桂永清第一道防线马道府、马集；另一路三千余人向第二道防线后伊五突进。桂永清部没有防到这一着，仓促应战，伤亡惨重，阵地连连被突破，战车也被打坏七八辆。后来终于支持不住，退出了马集。

土肥原毫不放松，调集得力部队猛攻桂永清下一个据点孟郊集。

桂永清麾下六十一师师长钟松率部死顶。激战不到半天就顶不住了，落荒而逃，阵地遂告丢失。

桂永清生恐有失交不了差，急忙派蒋伏生三十六师驰援，企图夺回孟郊集和马集，重新封住兰封的南面门户。

蒋伏生部出了兰封城，行进不到十公里就遭遇日军。看样子日军是一个联队两千人左右，外配十辆战车打头阵。蒋伏生六千人马在敌人一阵冲击下，七零八落，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勉强抗击了一个小时，官兵斗志丧失殆尽，渐渐溃乱，东奔西跑。长官们对所属部队完全失去了控驭。最后，除了死伤的三千多人，其余的都跑散了。

三十六师就这样全军覆没了。

日军兵薄兰封。桂永清的外围各个据点全部丧失，兰封这个豫东战役的重镇岌岌可危。

但桂永清在城内仍握有一师一旅，若利用城垣固守，把日寇挡在城下，那么全歼土肥原之日桂永清仍不失为头功。

而此时的土肥原师团，不得不把大批人马放在东西南三个方向顶住中国大军的攻击，能顶多久不得而知，屯于兰封城下的不过数千人而已。如果兰封城久攻不下，又无据点依托，这屯于坚城之下的数千人用不了多久就会遭到外围压过来的中国军队配合城内桂永清部夹击而大败亏输。土肥原也明白这点，但他别无良策，只能像赌徒一样，把宝押在兰封城里中国守军的心理崩溃上。

历史本来给了桂永清一个千载难逢的建立功勋的良机，他却像一个赌场新手，被对手冒倾家荡产之险投下的一个大筹码吓怵了头。桂永清在兰封城里心乱如麻。钟松的六十一师战败，丢失了阵地；蒋伏生三十六师全军覆没；日寇兵临城下。

他心中固守兰封的那最后一道防线彻底垮了。城外激烈的枪炮声震人耳鼓，搅得他不知如何是好，绕室而行，唉声叹气。他认为，再待下去就有被封在城内消灭的危险。突围逃跑吗？他明白丢了兰封意味着什么，韩复榘就是前鉴；即使死罪免了，活罪也是难逃的，桂某人一生前程就毁了。

接着，西面的罗王车站、罗王寨、曲兴集也相继丢失。消息传来，他更加坐卧不安了。一个又一个的坏消息重重压来，弄得他心急火燎。他感到，若再迟疑不决，就是想跑也跑不出去了。终于决定不顾一切尽快抽身逃跑。当然，兰封也得留一个人虚守一下。这个虚守的人要不成日寇的刀下鬼，也会充当丢城失地的替罪羊。谁合适呢？他想到了临时划拨给他指挥的宋希濂七十一军之八十八师师长龙慕韩。

龙慕韩率仅剩的一个旅在兰封西南城垣抵抗日寇，突然收到了桂永清派人送来的一纸手令，教他率本部人马固守兰封，称本军长率一〇六师出城向西攻打敌人去了。龙慕韩最初大为惊愕，回过神来后不禁大为愤慨，认为这是桂永清在坑人，大骂桂永清王八蛋。

龙慕韩即使乐意守也守不住。与日寇已经打了那么长的时间，全旅官兵疲惫极了；现在要靠四千多人的一个旅守偌大的兰封城，必然捉襟见肘，漏洞百出。龙慕韩冷笑一声，咱不给姓桂的当替死鬼，你能跑我为什么不能？他妈的，撤！

当天下午，龙慕韩率部向兰封西南的韩陵退去。

土肥原高采烈开进兰封城，马上派兵去占领城北黄河南岸的三义寨、陈留口、兰封口一线，与黄河北岸的二十师团取得联系；又增兵西面的罗王寨、曲兴集，与黄河南岸新布防线、兰封城构成犄角之势。

土肥原师团转危为安。

兰封一丢，薛岳编织的大网就破了一处，别说鱼，虾都跑光了。

薛岳气得掀翻了桌子，暴跳如雷，咆哮不已，大骂桂永清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搅黄了全盘计划。他脸色铁青，额上青筋绽冒，大声向参谋喝问桂永清现在的方位。

“报告总指挥，半小时前就退过了罗王车站！”

“跑得比兔子还快！这种无耻的胆小鬼不加严惩，抗战没法打下去！”说罢，薛岳挥了一下手，口授电文，向军委会和蒋介石各奏了一本，把桂永清抗命撤退致使全盘皆输的实况说了个无巨无细，要求依韩复榘例予以严惩。

口授完电文，薛岳瘫坐在椅子上。桂永清逃跑对他的打击太大了。土肥原占了兰封，背靠黄河，打通了北岸补给线，别说歼灭他，就是击溃他也没那么容易了。他长叹一声，极度失望地直摇脑袋。

何应钦接到薛岳控告桂永清贪生怕死，丢失兰封，致误全局，请斩桂氏以谢天下的电报，惊愕之余，也觉得这实在不应该感到意外。他了解桂永清这个人，别看外表气宇轩昂，其实绝非为将之材，什么胸有成竹、好谋而断、临阵不乱这

些为将的基本素质他一样也没有。何应钦不明白自己当初怎么会瞧上他，把自己的侄女儿嫁给了这么个不争气的东西。眼下的兰封会战全国关注，委员长甚至亲临郑州督战，偏偏在这个时候桂永清捅了这么个大娄子。薛岳可不是好应付的，他向军委会告状，肯定忘不了向郑州的委员长发一封同样内容的电报。兰封会战失败的罪责他不死缠着让桂永清兜起来才怪。何应钦明白，这事自己决不能压着，越压越被动，不如索性推给委员长，桂永清是他的亲信学生，让他自己去看着办吧。

何应钦给蒋介石去了一封长长的电报，转述了薛岳电报的内容，同时把桂永清的脱逃婉转解释成出城杀敌，转而夸大龙慕韩的罪过。

蒋介石皱紧眉头，心里骂了一句娘希匹，这个何敬之，明明是替侄女婿开脱，要拿人家龙慕韩做替罪羊嘛。可是真要把桂永清正法，蒋介石也是舍不得的，培养一个在感情上死死忠于自己的亲信，比培养一个天才将领更难啊。踌躇掂量良久，他终于下令捉拿龙慕韩，毋庸会审，即行枪决；至于桂永清，则是用人不当，致误戎机，即行革职查办。其实后来是查而不办，一年以后派到驻德大使馆任武官去了。

蒋介石焦灼不安，脸色阴沉得像要下暴雨的天。兰封一丢，局势立刻变了。换成了太阳旗的兰封城，就像一根卡住他喉管的鱼刺，吞不下也吐不出。现在十多万中国大军实际上已被截成两段，徐州方向大批日寇一旦西拥，土肥原这根刺就成了内应的致命力量，后果不言而喻。

其实几天前，就有电报向他禀报，徐州日寇正大股西窜，有威胁武汉和郑州之意，更严重的是安庆一线日寇也有取道江西攻略武汉的迹象。他咬紧牙关没去管，实指望结果了土肥原再说。而现在不仅没能消灭土肥原，反倒让他袭占了战略重地兰封。他不知道是骂程潜、薛岳好，还是骂桂永清好，就只没想到骂他自己。

他叫来了程潜的参谋长晏勋甫，压抑着恼怒，一本正经地吩咐道：“晏参谋长，前线将领无能，土肥原如入无人之境，现在居然夺占了兰封！我呆在郑州是等不来好消息的，我马上就到开封去指挥作战！你们尽快给我准备交通工具吧！”

这可把晏勋甫难住了。委员长要去开封指挥豫东战事，那么程潜长官呆在郑州算个什么事呢？再说如果委员长有个三长两短，程长官怎么向全国上下交代？他相信程潜决不同意蒋介石去开封。

他恭谨地说：“请委员长不要着急，程长官这两天正在督促前线各部，相信不日就会有好消息的！再说敌机活动猖獗，委员长身负全国重任，不应该去冒这个险！”

“程长官督促各部就督促他的好了，我去了也不会干涉他的指挥！敌机怕什么，我是不怕死的！”蒋介石越说越愤慨，“战事迟迟不见进展，我在郑州怎么坐得住？”

见蒋介石动了怒，晏勋甫不敢多说，只好劝道：“请委员长不要着急，我马上把你的指示转达程长官！”

四

正在巡视途中的程潜听了晏勋甫的转达，明白蒋介石闹着要亲赴前线指挥，一多半是发泄对他程潜的不满。程潜冷笑着对晏勋甫说，好好的一个胜局，还不是让他那学生宠儿桂永清给搅黄的，说到底责任应该由他姓蒋的来负。现在薛岳在前线正力求改善战局，他蒋某人如果真的跑了去，不用说又将会故伎重演，一手插到师级、旅级甚至团级，不搅个乱七八糟才怪呢。再说子弹和炮弹片可不长眼，他蒋委员长要有个三长两短，那可就不是死几个将领、损失几十万人马的事了，关系到我中华民国的声威，关系到民心、士气。我程某人不愿因为他而成为国人的靶子，决不能让老蒋去开封。

他吩咐晏勋甫：“你速返郑州，回复他，就说土肥原只不过一个小丑而已，值不得委员长亲自去对付，交给我们就是了！”

蒋介石闹着要去前线，多半是泄愤之词。几天来，李品仙、李宗仁迭电告急，日寇急于拿下陇海线，意在武汉，提醒他预为防范；长江下游的日寇频繁蠢动，也有溯江进犯武汉之意。军委会迭电促驾，请他速回武汉主持中枢。眼见短期内歼灭土肥原无望，程潜又给他顺了个台阶，他也就借坡下驴，做出一副不情不愿的样子离开了郑州。临行前一再教晏勋甫转告程潜，兰封地区我军八倍于敌，只要大胆进攻，哪里会灭不了土肥原；若再畏缩不前，以后这抗战还怎么打得下去。又说，已下令火速运载陕西胡宗南十七军团到开封，归程、薛指挥；这样，我军就将九倍于敌，应该稳操胜券了吧。

就在蒋介石离开郑州的次日，薛岳调整部署，重新发起攻击。由新到位的胡宗南军团加上邱清泉战车营和重炮营，向曲兴集、罗王集进攻；俞济时七十四军加配第三集团军的三个师，进攻三义寨；六十四军先进攻罗王车站，得手后立即旋师协助胡宗南军团攻打罗王寨；宋希濂七十一军主攻兰封；商震所部向西移动，担任开封、郑州防务。正在这时，蒋介石又将八十八师归还七十一军建制。

宋希濂一向与桂永清不睦，他颇瞧不上桂的为人。这次接到任务，决心拿下兰封，让蒋校长瞧瞧孰强孰弱。

他亲率全军高级军官到兰封东南考察地形，当场分派任务，命八十七师攻打东北面，八十八师攻打西南面。

兰封城不大，城墙也不高，大部分都是用土筑成的。城外地形对进攻却十分不利，全是开阔地，进攻部队不容易接近城池。

宋希濂亲自督率两个团，入夜后挖掘壕沟，暗暗接近。命一线部队准备好云梯，待炮击之后，沿壕沟接近城墙，强行登城。